

第九章

淪陷時期的香港

日本代表海軍中將藤田類太郎在香港總督府簽署投降書。他與陸軍少將岡田梅吉向英國海軍少將夏慤(C.H.J. Harcourt)交出佩劍。於是抗日戰爭正式在1945年9月16日結束。

(圖片來源：香港歷史檔案館)



第一部份：專題概論

淪陷時期的香港

鄺智文

香港戰役，1941年12月8至25日

1941年12月8日，日軍越過中港邊境，從陸路入侵香港。雖然港英兩地政府以及駐港英軍已有所準備，並為駐軍增添裝備和援軍，但由於英國在歐洲仍和德、意兩國作戰，因此無法及時準備香港防務。面對近四萬日軍，駐港英軍（成員包括英國、印度、加拿大、其他英聯邦國家，以及華籍英兵）、駐港國民政府人員和與他們合作的三合會，以及各式華洋民防及救護部隊抵抗近十八日，最終港督楊慕琦(Mark Young)於12月25日投降，香港進入史稱「三年零八個月」的淪陷時期。英軍投降時，國民政府在港代表陳策海軍中將聯同香港政府官員麥道高(David Mercer MacDougall)以及一批英軍官兵及情報人員乘魚雷快艇離開香港，到大鵬半島和國軍游擊隊會合。

淪陷初期的人道危機

日軍佔領香港後即有組織地進行掠奪，把糧食、汽車、藥物、車輛等物資運走，部份士兵更於灣仔、跑馬地、九龍等地搶掠甚至強姦市民，香港陷入無政府狀態至少長達兩星期之久。在此期間，所有市政服務停止，市面交通停頓。醫療衛生服務亦被迫中斷，街上垃圾滿佈，屍體無人收拾。三合會以及一無所有的飢民加入搶奪，然後變賣贓物，但不時有遭日軍殺害者。一般市民則只能勉強維持生活，直至1月中日軍再次准許賣米，市面才逐漸回復平靜。投降的英聯邦軍被關在深水埗、北角、馬頭圍等戰俘營，糧食、藥物等均極為缺乏。部份華籍英兵在投降前收到英軍命令脫去軍服逃走，以免被日軍殺害。英籍或其他盟國市民，包括輔政司詹遜(Franklin Gimson)以下的大部份香港政府官員在淪陷初期尚可自由活動至1月初，然後於1942年3月被集中關到赤柱的拘留營，直至戰爭結束。

人口疏散

淪陷初期數星期內，大量來自社會各階層的市民被迫變賣家產離開香港，部份更因此傾家蕩產。1942年1月6日開始，日軍進行「人口疏散」（又稱「歸鄉政策」），打算把香港大部份人口送到中國大陸，以減輕日軍負擔。據日軍統計，單是1942年1月6日至2月19日期間，共有約554,000人離開香港，其中只有少於一半得以乘船離開，其他只能步行離港，或前往新界再乘船離開，途中遇難者不計其數。正如日本民政官員市來吉至指出，不少市民在香港土生土長，與其祖籍已無關係，把他們強制「歸鄉」無異於要他們在中國大陸自生自滅。至1943年底，共有約960,000人被日軍強迫離港，是戰前香港人口的一半。日軍於1945年8月15日投降時，香港只剩下500,000至600,000人居住。直至現時，尚未有

關於這些被迫離開香港的市民的傷亡統計。此外，日軍在香港亦招募了過萬名華工前往海南島工作，但只有數千人生還。

日本在港統治機構與施政方針

香港淪陷後，佔領香港的日本陸軍第23軍成立了「軍政廳」，以該軍司令酒井隆出任「軍政廳長官」。軍政廳的主要工作包括搜捕香港政商要人、滯留香港的國民政府官員、查抄香港政府以及英國和盟國在香港的機構和企業、建立糧食配給制度，以及進行強制人口疏散等政策。日本海陸軍曾短暫爭奪香港的控制權，最後各方妥協，決定成立「香港佔領地總督部」，由磯谷廉介陸軍中將出任「總督」一職。1942年2月，總督部成立，總部位於中環匯豐銀行大廈，磯谷入主港督府，¹直至1944年12月才離任。在戰爭期間，東京方面對香港少有討論關於香港的長遠政策，只不斷要求總督部避免依賴日本中央政府，更曾於1944年考慮把移交香港作為和蔣介石國民政府停戰的條件。

在1942年2月至1945年1月間，香港佔領地總督部下轄「幕僚部」和「總務長官」，地方機構有「區政事務所」，諮詢組織則有「華民代表會」、「華民各界協議會」，以及「區會」。其中幕僚部負責軍事，總務長官負責民政，區政事務所以及屬下的區會則負責人口控制和糧食配給等地區事務。總督部雖然成立了「華民代表會」和「華民各界協議會」兩個諮詢機構，但它們的權限遠不及戰前的行政局與立法局，所有代表全由總督指派，其任務只為提供意見，對總督部的政策亦不能置喙。在實際運作上，總督集行政、立法、以及司法權於一身，不受任何監督，東京亦因為戰事吃緊對香港沒有太大興趣，使總督部變成總督個人獨裁。由於總督磯谷廉介權力極大，他所倚重的「香港憲兵隊」亦擁有極大權力。當時，總督部在香港實施「軍政統治」，儼然成為警察國家，總督部司法部由陸軍司法官負責，警察則由憲兵隊控制，稱為「憲查」，可根據《香港警察罰令》毋需經審訊懲罰市民。香港憲兵隊司令野間賢之助大佐更容許屬下嚴刑逼供，有市民甚至被逼害致死。直至1944年，總督部才逐漸推行《民法》和《刑法》，並建立法庭。由於總督部權力不容挑戰，華民代表有名無實，憲兵隊和憲查動輒可逮捕市民，加上總督部牢控大眾媒體，因此各級大小官員以致普通憲查均貪污腐化。1944年底，憲兵專權腐敗的消息傳到日本，導致野間被撤換，憲查亦被改革為警察，但總督部的貪污問題則從未解決。

即使總督部大權在握，其政績卻乏善可陳。由於日本自1942年中已逐步走向戰敗，日本政府對總督部支援極少，戰爭亦使香港的對外交通日漸惡化，經濟活動一蹶不振。總督部即使有宏圖大計亦難以實現。可是，總督部的失敗不能單純諉過於戰爭。在三年零八個月期間，總督部人手和資源始終不足，但總督部實行政策時大多從上而下，態度傲慢，多以暴力恐嚇強逼市民就範。在日據初期，總督部曾嘗試鼓勵市民主動合作，例如收集蒼蠅運動，但成效不大。日人亦曾承諾推行區會選舉，但隨後食言。總督部推行人口疏散政策初期主要得到同鄉會等組織協助，但眼見成效不佳，即轉而以憲兵強制執行，期間甚至出現憲兵在街上強行抓捕市民，把他們遺棄到海中或孤島。

淪陷時期的經濟

戰前，香港經濟以進出口貿易、航運、造船，以及相關的金融業為支柱。自1937年以來，由於中日戰爭爆發，大量難民湧港，使香港亦出現了不少輕工業。日軍進攻香港前，英國已打算在香港發展工業，使之得以支援英國對德、義兩國的戰爭。日軍控制香港後，主要視之為後勤基地，對發展工商貿易並無太大興趣，但亦有嘗試以日本官方與私人企業取代英資在香港的主導地位。淪陷後香港物資短缺，總督部對食米、柴薪、鹽、火柴等生活必需品進行配給販賣，但始終供不應求。為獲取金屬，日人移走英人豎立的銅像，甚至把匯豐銀行門口兩隻銅獅像運走，可見其缺乏資源的窘態。因此，黑市、走私活動均頗為活躍，特別是戰爭後期日人取消全民配給，只對協助日人工作者實施配給之時。總督部亦曾與臺灣總督部合作發展新界農業，並推行漁業合作社等改革，但成效有限。由於盟軍海空封鎖使香港對外貿易中斷，加上總督部不但未能重振香港的經濟，而且更未能與日本在東南亞各地的佔領區維持貿易，使香港在戰爭後期糧食日漸不足，至1945年夏季更陷入饑荒邊緣。

從1942年中開始，日本內閣印刷局開始在香港印刷沒有任何貴金屬或基金抵押的「軍用手票」，俗稱軍票。總督部先後在1942年1月和7月強行把港元和軍票的兌換價定為1：2與1：4，同時逐步禁止港幣流通，並逼令市民把手上港幣兌換為軍票，無形中掠去市民財產。可是，日人從市民手上收繳港幣後，卻利用這些港幣在華南購買物資、投機炒賣，或進行情報活動。由於盟國仍然承認港幣，加上戰況日漸對日本不利，使港元在香港以外的價值得以維持，甚至在香港的黑市價亦日漸上升。由於市民對軍票失去信任，加上日軍不斷印製軍票，軍票最終跌入價值愈印愈跌，愈跌愈印的惡性循環。至1945年，日軍在香港已發行近2,000,000,000圓軍票，其價值亦與廢紙無異。可是，戰爭結束時曾出現英國軍政府將會承認軍票的謠言，因此戰後初期仍有人炒賣軍票。日軍在戰爭期間亦強迫被俘的匯豐銀行大班祈禮賓(Vandeleur Grayburn)簽發未發行的匯豐銀行紙幣。祈氏其後被日軍指控參與間諜活動，被折磨致死。

日佔時期的香港社會

在淪陷期間，總督部極力營造歌舞昇平的氣氛，例如進行慶祝勝利的慶典、出版歌頌日軍或誇大勝利的報刊和雜誌，並恢復了賽馬活動。總督部又著力消除英國殖民地政府在香港的痕跡，例如把街道改為日本名字，禁止英文招牌，並於港島寶雲山興建忠靈塔，以紀念1937年以來在亞洲各地陣亡的日軍。可是，總督部的日本化政策卻因為資源不足以及日本在戰爭中節節敗退而成為畫餅。例如，日人本希望把教育日本化，但學生人數卻由戰前逾十萬減至只有兩、三千人。

日據時期的香港社會始終瀰漫著一片恐怖氛圍。雖然日軍聲稱佔領香港是為了「從英美手

上解救華人」，市民卻對日兵、日本憲兵，以及他們手下的憲查（當時警察的稱呼，成員包括華人和印人）畏懼三分，因他們可以隨便處罰市民，甚至把市民送到赤柱監獄甚至荒島。由於家人無錢安葬，不少餓死或病死者的屍體被遺棄在街頭，不時提醒著市民戰爭的恐怖。香港並非前線，但仍因為它是日軍在華南的主要後勤基地而經常遭到空襲。盟軍的目標雖為船塢等軍事設施，但仍有部份炸彈落在民居，造成不少死傷。例如，1944年10月16日，美軍空襲位於紅磡的黃埔船塢時，摧毀了附近的區政所以及紅磡街坊會學校，造成900多人死亡，逾千人受傷。由於日軍把部份防空洞用作倉庫，而且並無如殖民地政府一樣組織任何民防隊伍，市民在這些空襲中只能自求多福。

雖然總督部高壓管治香港，但居民並不只是逆來順受，部份甚至暗中抵抗。例如船塢工人工作時怠忽職守，或記者描述日軍勝利時特意誇大至難以致信的地步，使市民知道日軍實際上節節敗退。身在赤柱拘留所的盟國市民以及輔政司詹遜等英籍官員仍不斷嘗試和外界聯絡或是逃走，或籌劃戰後如何重建香港。工務局高級繪圖主任鍾惠霖(William Jones)與郵政署長榮鍾思(Edward Wynne-Jones)甚至秘密設計了紀念香港重光的郵票。

太平洋戰爭期間的香港軍事

在淪陷期間，香港成為日本海陸軍的後勤基地。香港幾乎所有醫院均成為日軍的軍醫院和療養所，來自太平洋各戰區的日軍傷兵湧到香港接受治療。日軍亦在香港開設慰安所供日兵光顧。此外，香港的港口、機場、鐵路均成為日軍設施，其中船塢和造船設施更成為日本海陸軍的爭奪對象。可是，日本海陸軍雖然共同作戰，但缺乏合作，而且因為亞太各地的戰鬥而未能把足夠兵力部署在華南地區，使粵港地區出現了一個海空防務的缺口。

自1942年10月25日起，美國陸軍第14航空軍(14th USAAF)開始空襲香港。空襲的規模最初不大，但自1943年下半年以後則日漸增強。盟軍的目標主要為香港的船塢和海港設施。同時，美國海軍的潛水艇在南中國海日漸活躍，特別是海南島、香港，以及臺灣之間的水域，使海上交通頻臨斷絕。盟軍對香港地區實施海空反擊期間，由香港大學醫學院教授建立的「英軍服務團」(British Army Aid Group)和國民政府的地下人員在香港收集關於日軍活動的情報，使盟軍得以準確地打擊日軍。1943年下半年，日軍破獲英軍服務團在香港的部份網絡，導致數十人被殺，死者包括駐港英軍參謀長紐臨上校(Col. Lancery Newnham)、防衛司傅利沙(John Fraser)，後備警察警司雷福榮等人。國共雙方在香港附近均有部隊，其中屬於中共的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更於香港境內的西貢、大嶼山北，以及新界北各地建立據點。游擊隊協助英軍服務團的情報人員進出香港，並營救座機被日軍擊落的盟軍機師。可是，國共部隊不時互相攻擊，使英軍服務團難以全面實行其計劃。其時，香港附近的華南沿岸尚有其他獨立的海陸游擊隊與土匪，情況複雜。

在1943至1944年間，盟軍曾制定反攻香港的計劃。可是，由於日軍在1944年春發動「一號作戰」(Operation Ichigo)，使國軍失去在華中和華南的根據地，加上美軍在中太平洋進展順利，因此美國放棄在華南開闢新戰線，在1944年下半年轉向菲律賓群島。與此同時，日軍

擊破香港附近的國軍，但又未有足夠兵力駐守新佔領的地域，使在華南活躍的東江縱隊得以乘勢取代了國軍在廣東省南部的地位。

1945年1月15至16日，剛在菲律賓擊敗日本海軍主力的美國海軍第3艦隊（US 3rd Fleet）派出471架次飛機空襲香港。當時有數十艘船隻正在維港避難，大部份被擊沉擊傷。這是戰爭期間香港遇到最大規模的空襲。空襲後，香港和其他日本佔領區的交通已危如累卵，促使日本於2月左右開始從香港撤僑。至此，雖然香港仍經歷多次大規模空襲，但其戰略地位已無足輕重。

中、英、美三國對港政策

戰爭期間，中、英、美三國一面合作抗日，一面卻爭奪戰後香港的控制權。香港淪陷後不久，國民政府已指控英軍抵抗日軍不力，並製造輿論指英國放棄香港。另一方面，失去印度以外大部份亞洲殖民地的英國對能否收回香港頗為悲觀，並開始反思過去殖民地統治的問題。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則希望透過支持中國收回香港擴大在中國和華南的影響力，並取代英國在香港的地位。1942年底，中英兩國討論簽訂新約問題，期間中方提出收回新界甚至香港的主權，但遭到英國拒絕。中方則要求保留討論此問題的權利。其後，英國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多次在國內外場合提到將於戰後重新管治香港，英國政府亦於1943年9月成立「香港計劃組」(Hong Kong Planning Unit)，研究重建並改革香港，其中包括在香港推行政治改革。美國方面則不時向英國施壓，支持中方的立場。至1944年春，日軍在中國大陸發動「一號作戰」，使國民政府元氣大傷，更失去了對香港鄰近地區的控制。至此，羅斯福逐漸放棄國民政府，並冷待國府收回香港的要求。其後，羅斯福於1945年逝世，其後繼者杜魯門(Harry Truman)傾向中英兩國協商解決。日軍投降前，國民政府的軍隊在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魏德邁(Albert Wedemeyer)指導下正準備從廣西反攻廣東省，並打算奪取香港。可是，進攻尚未開始，日軍即於8月15日投降。

香港重光

1945年8月10日，英、美、中三國已陸續知悉日軍即將投降，它們即各自準備奪取香港。英國除了組織由夏愨海軍少將(Rear Adm. Cecil Harcourt)率領的艦隊到香港外，亦由英軍服務團派出梁昌等三人從澳門潛入香港，把成立臨時政府的密令轉交身在赤柱拘留所的詹遜。與此同時，國民政府指示第2方面軍司令張發奎嘗試由廣西派兵從陸路佔領香港。魏德邁亦曾派機到香港，但該機飛抵廣州後即被扣押。身在新界的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則攻擊大嶼山、西貢等地的日軍，但未能取得成果。8月20日，反擊的日軍在大嶼山銀礦灣殺害村民。其時，中英兩國均向杜魯門陳情，後者決定容許英軍回港接受日軍投降，但要容許國軍和美軍使用香港港口接收中國其他日軍佔領區。8月26日，詹遜成立臨時政府，

四日後夏慤艦隊抵港，在8月30至9月14日之間陸續接收香港島、九龍，以及新界，成立軍政府(British Military Administration)，並於9月17日正式接受日軍投降。英軍回港後，隨即協助維修海港以及其他基礎設施，它在日軍投降後制定的「鐵甲行動」(Operation Armour)亦安排船隻從印度、泰國、緬甸、澳洲等地把糧食和藥物送到香港，使饑荒和疫症得以避免，亦使香港得以快速復興。1946年4月底，軍政府結束，楊慕琦回港續任總督，並提出政改計劃。時任軍政府首席民政事務司(Chief Civilian Affairs Officer)的麥道高對華人市民在這段時期的堅忍不拔印象深刻。他寫道：「我認為我們在有限資源的情況下已盡善盡美。我甚至希望相信香港得以迅速恢復完全是我們個人的功勞。可是，我懷疑真相非常簡單：只要你給予他們一點機會，華人都可以咬緊牙關撐下去。」

註釋

1. 現為禮賓府。

第二部份：參考書目

1. 小林英夫、柴田善雅：《日本軍政下の香港》。東京：評論社，1996年。
2. 甘志遠著、蒲豐彥編：《南海の軍閥 甘志遠——日中戦争下の香港・マカオ》。東京：凱風社，2000年。
3. 石田甚太郎：《日本鬼：日本軍佔領下香港住民の戦争体験》。東京：現代書館，1993年。
4. 防衛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香港長沙作戦》。東京：朝雲新聞社，1971年。
5. 和仁廉夫著、張宏艷譯：《歲月無聲：一個日本人追尋香港日佔史迹》。香港：花千樹，2013年。
6. 林友蘭：《香港史話》。香港：香港上海印書館，1978年。
7. 高添強、唐卓敏：《香港日佔時期，1941年12月-1945年8月》。香港：三聯，1995年。
8. 張慧真，孔強生編：《從十一萬到三千：淪陷時期香港教育口述歷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5年。
9. 陳敬堂、邱小金、陳家亮等：《香港抗戰：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論文集》。香港：香港歷史博物館，2004年。
10. 陳瑞璋：《東江縱隊：抗戰前後的香港游擊隊》。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2年。
11. 劉智鵬、周家建：《吞聲忍語：日治時期香港人的集體回憶》。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09年。
12. 謝永光：《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香港：明報，1995年。
13. 鮫島盛隆著、龔書森譯：《香港回想記：日軍佔領下的香港教會》。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71年。
14. 鄭智文、蔡耀倫：《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3年。
15. 鄭智文：《老兵不死：香港華籍英兵》。香港：三聯，2014年。
16. 關禮雄：《日佔時期的香港》。香港：三聯書店，1993年。

17. 鄭智文，〈重光之路：日據香港與太平洋戰爭〉（香港：天地，2015）。
18. Aldrich, Richard. *Intelligence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Britain, America, and the Politics of Secret Serv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19. Banham, Tony. *Not the Slightest Chance: the Defence of Hong Kong, 1941*.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20. Banham, Tony. *We Shall Suffer There Hong Kong's Defenders Imprisoned, 1942-45*.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21. Bruce, Phillip. *Second to None: the Story of the Hong Kong Volunteers*. Hong Ko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22. Cambon, Kenneth. *Guest of Hirohito*. Vancouver: PW Press, 1990
23. Carew, Tim. *Fall of Hong Kong*. London: Anthony Blond, 1960.
24. Carroll, John. *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07.
25. Chan, Lau Kit-ching. *China, Britain and Hong Kong 1895-1945*.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0.
26. Chan, Ming K. and Young, John. *Precarious Balance: Hong Kong between China and Britain, 1842-1992*.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4.
27. Clarke, Selwyn. *Footprints: The Memoirs of Sir Selwyn Selwyn-Clarke*. Hong Kong: Sino-American Pub., 1975.
28. Emerson, Geoffrey Charles. *Hong Kong Internment, 1942 to 1945 Life in the Japanese Civilian Camp at Stanle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8.
29. Endacott, George. *Hong Kong Eclipse*.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30. Greenfield, Nathan. *The Damned: the Canadians at the Battle of Hong Kong and the POW Experience, 1941-45*. Toronto: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2010.
31. Harland, Kathleen. *The Royal Navy in Hong Kong, 1841-1980*. Hong Kong: Royal Navy 1981.
32. Harrop, Phyllis. *Hong Kong Incident*. London: Eyre & Spottiswoode, 1943.

33. Kwong, Chi Man and Tsoim Yiu Lun. *Eastern Fortress: A Military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4.
34. Kwong, Chi Man. "The Failure of Japanese Land-Sea Cooperation: Hong Kong and the South China Coast as an Example, 1942-1945," in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 79, No. 1, pp. 69-91.
35. Lindsay, Oliver. *The Battle for Hong Kong 1941-1945: Hostage to Fortun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36. Luard, Tim. *Escape from Hong Kong: Admiral Chan Chak's Christmas Day Dash, 1941*.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37. Matthews, Clifford and Cheung, Oswald. *Dispersal and Renewal: Hong Kong University during the War Year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8.
38. Nolan, Liam. *Small Man of Nanataka. Postscript by Sir Selwyn-Clarke*. London: Catholic Book Club, 1967.
39. Reeves, John Pownall; Day, Colin and Garrett, Richard (eds.). *The Lone Flag: Memoir of the British Consul in Macao during World War II; with a Biographical Essay by David Calthorp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4.
40. Ride, Edwin. *BAAG, Hong Kong Resistance, 1942-1945*.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41. Snow, Philip. *The Fall of Hong Kong: Britain, China and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42. Tsang, Steve. *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43. Ure, Gavin. *Governors, Politics, and the Colonial Office: Public Policy in Hong Kong, 1918-58*.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44. Whitfield, Andrew. *Hong Kong, Empire and the Anglo-American Alliance at War, 1941-1945*. Hampshire: Palgrave, 2001.
45. Wright-Nooth, George, and Mark Adkin. *Prisoner of the Turnip Heads: The Fall of Hong Kong and the Imprisonment by the Japanese*. London: Cassell, 1999.

第三部份：參考相片



日軍與香港軍隊於羅湖橋對峙，攝於1938年末。

（圖片來源：香港歷史檔案館）



1941年，香港義勇軍在灣仔修頓球場外步操，攝於1941年。

（圖片來源：香港歷史檔案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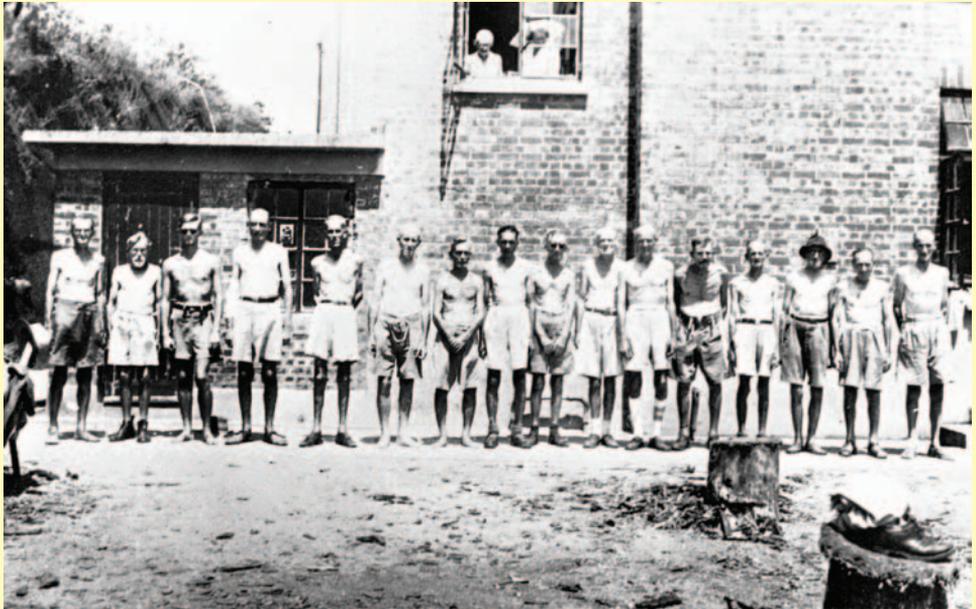
淺水灣酒店。

（圖片來源：政府新聞處圖片資料）



日治時期用以拘禁戰俘、平民以至港府高官的地方，主要位於北角、深水埗、亞皆老街、馬頭圍及赤柱。其中的赤柱拘留營範圍包括聖士提反書院、赤柱監獄和監獄守衛宿舍（今天為懲教署職員宿舍）等，當時的輔政司詹遜和部份港府高官都被拘禁在這裏。當英國政府得知日軍將會投降，為了盡快在香港宣示統治權，便通過英軍服務團澳門站長梁昌，於8月22日向詹遜送上密函，著他立即成立臨時政府。詹遜遂帶同一批高官離開，前往中環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成立了臨時政府，並擔任署理總督。

（圖片來源：政府新聞處圖片資料）



赤柱拘留營裡的俘虜，攝於1945年。

（圖片來源：香港歷史檔案館）



日軍在金馬倫山豎立的忠靈塔，攝於1945年。
（圖片來源：香港歷史檔案館）

前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位於中環炮台里1號，最早期為莊士敦樓，亦即首任港督砵甸乍及第二任港督戴維斯的臨時官邸。大樓曾多次易手，1915年被法國外方傳道會購入並進行改建。二次大戰期間，大樓曾被日軍佔用。1945年，日軍投降後，輔政司詹遜在此成立臨時政府總部。港府於1953年購下大樓，之後曾作不同用途。大樓於1989年被列為法定古蹟，1997年開始成為終審法院。



（圖片來源：香港歷史檔案館）



英國海軍少將夏慤向日本代表宣讀投降條約協定，攝於1945年。
（圖片來源：香港歷史檔案館）

香港重光日赤柱升旗儀式。
(圖片來源：政府新聞處圖片資料)



華僑日報， 1949-06-01
(夏愨艦隊抵港，成立軍政府)



香港工商日報， 1946-05-01
(軍政府結束，楊慕琦回港
續任總督)

第四部份：問一問，想一想

預期學習成果

- 體會戰時艱苦的生活，以及天災人禍為社會帶來的沉重打擊，物質充裕的社會環境並非理所当然，珍惜現在所擁有的人情和事物。
- 認識在香港保衛戰中，有來自不同國籍的士兵因守衛香港而犧牲。
- 了解社會的進步有賴公民的承擔。
- 反思極端民族主義的遺害。

關鍵主題

今日香港：身份和身份認同、社會政治參與

關鍵概念

身份認同 古蹟保育 民主發展 尊重歷史

基礎問題

(一) 重要年份與事件（配對）

試參考第一部份的文章，為下列詞庫內的字詞，配上相關的史實內容。

英軍服務團 磯谷廉介 鐵甲行動 華民代表會 香港計劃組 夏愨 憲查
軍用手票 黃埔船塢 邱吉爾 楊慕琦 歸鄉政策 東江縱隊

歷史字詞

相關史實

例：楊慕琦

1941年12月26日向日本投降的香港總督。

日治時代香港首任「總督」。

與「華民各界協議會」合稱為「兩華會」，為日治總督委任，由華人精英組成的諮詢機構。

1942年1月開始，日治「總督部」決定將大量華人人人口遷往中國大陸。

日治總督部下令使用的香港貨幣，在香港重光後作廢。

日治時代香港警察的稱呼。

由香港大學醫學院教授建立，在香港收集關於日軍活動的情報給英美盟軍，在1943年其在港部份網絡被日軍破獲。

由中國共產黨領導，其下「港九獨立大隊」更於西貢、大嶼山北，以及新界北各地建立據點，攻擊日軍，並協助盟軍對抗日本。

由英國政府於1943年成立，研究戰勝日本後香港的重建及改革。

位於紅磡，1944年10月受到美軍空襲，造成900多人死亡。

二戰時英國首相，堅拒中國戰後收回香港的要求。

英軍將領，率領英軍艦隊，搶先於1945年8月30日接收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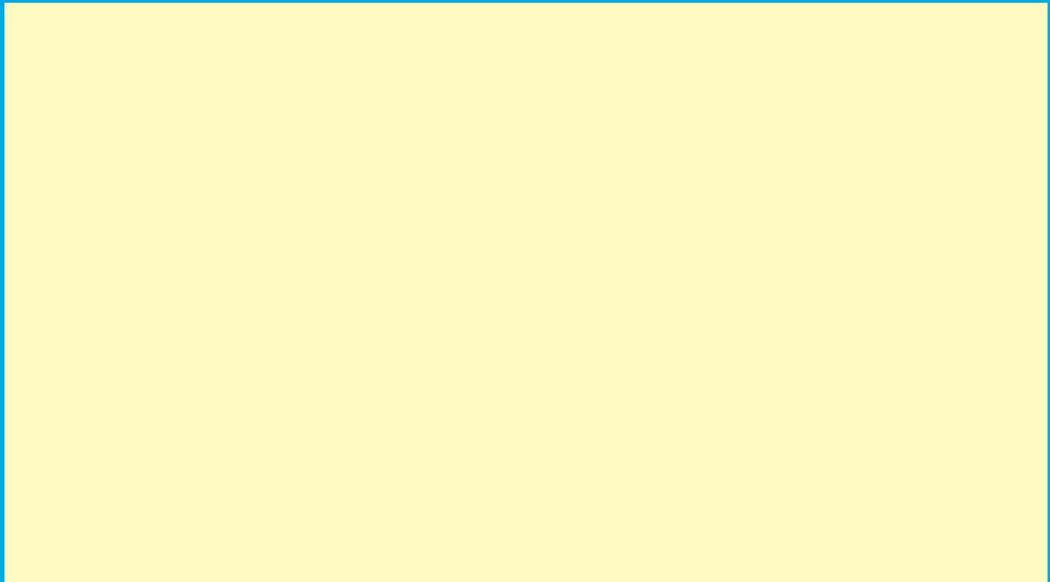
香港重光後隨即執行的計劃，安排船隻從印度、泰國、緬甸、澳洲等地把糧食和藥物送到香港。

(二) 意想歷史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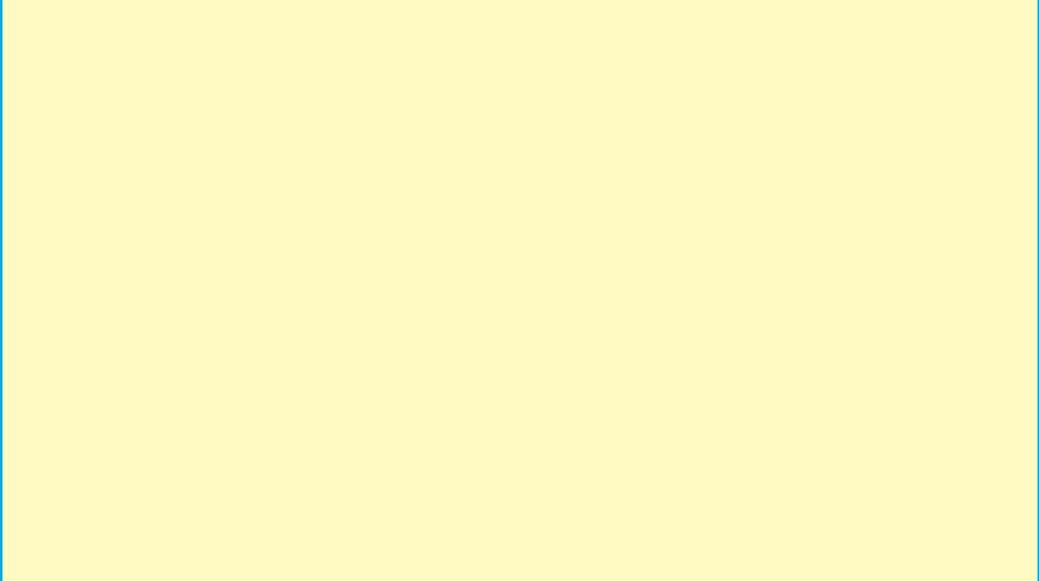
1. 1941年12月25日英國投降至1942年1月中旬期間，香港島進入無政府的混亂狀態，試想像當時的情況以及市民的感受，並繪畫下來。參考片集：《香港歷史系列III：香港保衛戰》、《香港歷史系列：淪陷前後》



2. 若你是在1941年底被派來港參與香港保衛戰的年輕士兵，你剛來到香港有甚麼感受？十八日戰爭的經歷如何？試寫一封家書以道之。



3. 若你是一名被關在赤柱集中營的英籍年青人，你的生活如何？你還抱有希望及夢想嗎？試寫一則日記以道之。



進階問題

(三) 歷史思考及判斷

1. 為何在日治後期，「總督部」取消全民物資配給，只有協助日本工作的華人才獲配給？



2. 若你是1944年的香港華人，有人招攬你為日本人工作，並可取得不錯的食物配給，你會否答應呢？請解釋你的答案。



- 港督楊慕琦在戰爭結束後推動名為「楊慕琦計劃」的民主方案，但最終失敗。根據《香港歷史系列：淪陷前後》的片集內容，分析「楊慕琦計劃」最終沒有落實推行的原因。

小提示

可參考延伸閱讀 (9-11)

(四) 昔為今用

- 根據《香港歷史系列III：香港保衛戰》、《香港歷史系列：淪陷前後》的片集內容，以及本章的專題概論，戰事對於在港華人的身份認同有甚麼影響？就你所知，這種身份認同在殖民地時期及1997年主權移交後的香港有甚麼變化？

(五) 通識反思

- 香港政府屢次更改紀念「香港保衛戰」的假期命名和日子，為甚麼？「香港重光紀念日」和「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日」的紀念活動和性質有甚麼不同？當中否反映不同的歷史觀？你認為怎樣才是尊重歷史的表現？

小提示

可參考延伸閱讀 (1-2) (6-8) (12-13)

- 你認為推動民主在多大程度上有助提高香港人的生活質素？試解釋你的答案。（提示：可從政治、身份認同、社會等方面作出分析。）

延伸探索

- 試訪問學校內的制服團隊老師（如聖約翰救傷會、童軍、紅十字會等）有關戰時的義務紀錄，或訪問一位曾在日治期間參與過制服團隊的長輩（如你的祖父母），請他／她用自己的親身經歷，分享當時香港市民的感受如何，他／她為甚麼會參與制服團隊？

小提示

可參考延伸閱讀 (6-8) (12-13)

第五部份：延伸閱讀

網上媒體／資源

1. 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 港緊跟內地 9月3日放假（蘋果日報，2015年5月14日）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50514/19147027>
2. 回歸後取消重光紀念日（蘋果日報，2015年5月14日）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50514/19147031>
3. 街知巷聞：聖提反書院 集中營拘留歲月（明報，2015年6月21日）
<http://goo.gl/ZisnL5>
4. 抗日戰爭70周年特輯：東江縱隊（無線電視，2015年8月4日）
<http://news.tvb.com/programmes/closerlook/55c12eda6db28cb933000000>
5. 殖民政府屢破壞軍事遺址（蘋果日報，2015年8月30日）
http://hkm.appledaily.com/detail.php?guid=19275361&category_guid=4104&category=daily&issue=20150830&mobile=1
6. 黃雅婷：七十年生死兩茫 西灣國殤紀念墳場 從墓碑說戰史（評台，2015年8月31日，原載於明報副刊）
<http://goo.gl/XnHxt5>
7. 香港保衛戰——被遺忘的歷史？（BBC中文網，2015年9月2日）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5/09/150902_hongkong_wwii_forgotten_history?SThisFB
8. 西環集中營：港抹殺加國軍人貢獻（蘋果日報，2015年9月2日）
http://hkm.appledaily.com/detail.php?guid=19279399&category_guid=4104&category=daily&issue=20150902&mobile=1
9. 余震宇：《四十年代末期的政制改革（一）：楊慕琦計劃》（香港舊照片）
<http://www.oldhkphoto.com/?p=4746>
10. 余震宇：《四十年代末期的政制改革（二）：楊慕琦計劃胎死腹中》（香港舊照片）
<http://www.oldhkphoto.com/?p=4757>
11. 余震宇：《四十年代末期的政制改革（三）：華商聯署爭取普選立法會》（香港舊照片）
<http://www.oldhkphoto.com/?p=4767>
12. As the Communist Party wages a war on history, it would do well to examine its own (Hong Kong Free Press, 30 August 2015)
<https://www.hongkongfp.com/2015/08/30/as-the-communist-party-wages-a-war-on-history-it-would-do-well-to-examine-its-own/>
13. On belonging in Hong Kong and remembering the war (Hong Kong Free Press, 30 August 2015)
<https://www.hongkongfp.com/2015/08/30/on-belonging-in-hong-kong-and-remembering-the-war/>

香港電台節目／網上學習資源

14. 百載鑪峰：淪陷

<http://app4.rthk.hk/special/rthkmemory/details/hk-footprints/104>

15. 通識網：盧日高〈發現添馬艦殘骸對香港人的意義〉

http://www.liberalstudies.hk/blog/lis_blog.php?mode=showThread&id=2573&mother_id=1701

推介書籍

16. 許寶強編：《重寫我城的歷史故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0。

17. 鄭智文：《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3。

18. 鄭智文：《老兵不死：香港華籍英兵（1857-1997）》。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4。

19. 周家建：《濁世消磨：日治時期香港人的休閒生活》。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5。

20. 周家建、張順光：《坐困愁城：日佔香港的大眾生活》。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5。

瀏覽「CACHE X RTHK 香港歷史系列」網上教學資源及活動資訊

<http://www.cachehistory.org.hk/>

第六部份：活動建議

課外活動：史蹟考察

考察路線：日治香港歷史遊（資料由周家建博士提供）

相關主題
歷史
對象
集合地點

香港歷史系列III —— 香港保衛戰

兩小時

中學生

茶具文物館

簡介

第二次世界大戰，香港經歷了十八日的戰爭和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本殖民統治。中區作為香港的政經核心地區，先受到戰火洗禮，後成為了日治官員的主要活動地區。雖然中區在戰後發展迅速，但仍能保留着部分該時期的歷史文物和古蹟，透過參觀，也許能更透徹理解香港歷史中的黑暗時期。

導賞地點

- 前三軍司令官邸（戰爭痕跡）

香港殖民地時期駐香港英軍三軍總司令的官邸，為香港現存最古老的富英國殖民地色彩建築物之一。建築物位處的香港公園，原是域多利軍營(Victoria Barracks)的一部分，戰爭期間，曾遭到猛烈炮轟。日治時期，營內設施用作日軍軍營。

- 奧士本銅像（香港保衛戰時，唯一一名獲頒維多利亞十字勳章的軍人。奧士本隸屬加拿大部隊）

約翰·奧士本(John Robert Osborn, 1899–1941)，加拿大溫尼伯榴彈兵士官，在香港保衛戰期間，於香港畢拿山戰鬥中壯烈犧牲。死後獲頒英聯邦最高榮譽的維多利亞十字勳章(Victoria Cross)。銅像是曾安放在淺水灣余園，是一名身穿第一次世界大戰軍服的軍人，後移往香港公園內，銅像人物並非奧士本本人。

- HKVDC Private Ronald Douglas Maxwell墳墓（聖約翰座堂旁）

麥士維是一名混血兒，喇沙書院畢業生，1941年12月23日駐守灣仔期間，被日軍神槍手射殺。雖然麥士維是一名天主教徒，同胞在戰火中，仍根據他的遺願，將他葬於一座教堂範圍內。

• 聖約翰座堂〔日治時期的日本人會所〕

聖約翰座堂於1847年由當時的香港總督戴維斯爵士奠基，並於1849年落成啟用。日治時期，座堂被視為敵產而被充公，並用作日本人會所，座堂因此受到破壞。座堂的「聖米迦勒小堂」〔St. Michael's Chapel〕，存放着多件與香港日治時期有關的歷史文物。

• 香港動植物公園〔日治時期的大正公園，被選為興建香港神社的地方〕

香港動植物公園於1871年建成，當時名為「植物公園」。日治時期，更名為「大正公園」，後更被選址為興建「香港神社」的所在地。公園往來亞厘畢道的正門，建有紀念牌坊，紀念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因參與戰爭而陣亡的華籍人士。

• 前港督府〔日治時期改建為「和洋折衷式」建築物〕

前總督府始建於1851年，至1885年終告完成。前總督府是殖民時期香港總督的官邸及辦公室。總督官邸的大規模修葺及擴建工程，可追溯至日治時期，磯谷廉介〔1886—1967〕管治香港初期，整項工程把原有的總督府改建為中日風格兼容的建築物，自此，前總督府變成了一幢「和洋折衷式」建築。

• 前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日本投降後，港英臨時政府所在地〕

1915年，法國巴黎外方傳道會在拱北樓原址興建行政總部，工程於1917年3月完成。日治時期，日軍曾經佔用該座大樓為日本憲兵總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後，拘留在香港赤柱拘留營的英殖時期輔政司詹遜〔Sir Franklin Charles Gimson, 1890—1975〕於該大樓成立臨時政府總部，等待英國艦隊返港。

• 匯豐銀行大廈〔戰爭痕跡〕

現存的香港滙豐總行大廈是第四代香港滙豐總行大廈，該建築物1986年4月7日正式啟用。前身的第三代香港滙豐總行大廈建於1935年啟用，設計屬芝加哥學派。日治時期曾被用作「香港占領地總督部」。門外的一對銅獅〔史提芬和施迪〕，身上仍可看到香港保衛戰的彈痕。淪陷期間，日軍曾將兩隻銅獅運返日本回爐取銅。

• 舊最高法院〔戰爭痕跡〕

現為香港終審法院的大樓曾經先後用作最高法院及立法機關，在香港日治時期曾被日本軍徵用為憲兵部。位於建築物東面的石柱仍可清楚看見戰爭遺留下來的彈痕。鄰近的遮打公園〔即前香港木球會會所及木球場〕曾改作「日人俱樂部」。

• 和平紀念碑

和平紀念碑於1923年豎立，原為紀念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殉職的軍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紀念碑改為紀念在兩次大戰中殉職的軍人。和平紀念碑屬於古典復興建築風格，每年8月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對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和11月的「和平紀念日」，相關團體都會在和平紀念碑進行紀念活動。

• 大會堂紀念花園

大會堂紀念花園是位於香港大會堂高座與低座之間的公共空間，公園是為紀念在1941至1945年間，在「香港保衛戰」中捐軀的軍民而興建。公園內的十二邊形紀念龕，內存一千多位陣亡者的名冊和鑄刻陣亡隊伍名字的木匾。而公園兩個入口的銅門，都鑲有一對「皇家香港軍團〔義勇軍〕」的紋章銅雕。